

專訪 43 級陳國彥老師

採訪與紀錄：林雪美

【陳老師學經歷】

一、學歷

1)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史地學系地理組 學士(1950~1954/6)

2) 日本國立東京教育大學 修士→博士(1962~1968/3)

「東京教育大學大学院地理研究所氣候學講座，1973 年東京教育大學改名為筑波大學」

二、經歷

1. 兵役：

空軍通信學校氣象預訓班第三期(1954~1955)

2. 專任教師：

1) 台北市立大同中學 地理科教師(1955~1962)

2) 新加坡南洋大學地理學系 教授(1968/4~1979/7)

「期間返國一學期：國立中央大學大氣物理學系 客座教授」

3)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教授(1979/8~2001)

4)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名譽教授(2002~)

5) 日本筑波大學、日本愛知大學 客座教授

3. 社會服務：

1) 中國地理學會 理事、監事

2) 中國地理學會 第 10 任秘書長(1992~1994)

3) 中國地理學會 第 12 及第 13 任理事長(1996~2000)

【採訪內容】

林：大學時期對什麼課程印象最深刻？

陳：我喜歡自然地理，當時國內只有師大有地理學，所以我選擇了師大史地系。我之所以喜歡地理，是因為自然地理有野外考察，尤其喜歡地形學。由於章熙林老師從一年級的地學通論開始開課、二年級開地形學、三年級開地形學實習...，所以我每學期都選他的課就可以常常野外考察。章熙林老師教的地形學除了野外考察，實習課程還要學習繪圖、田調作業，內容相當豐富。

林：大學時期最感興趣的學習是什麼？

陳：最喜歡的事情就是看書。

章熙林老師是中國廣州中山大學畢業後到印度做研究，備課的地形學教材是辻村太郎的書(日本第一本教科書「地形」於 1923 年出版)，當時圖書館還有一本，我就把它借回家仔細讀。

讀師大史地系的歷史部分，我最喜歡的是文藝復興，當時教課的是王德昭老師。王老師是北京大學畢業，他備課的文藝復興教材是法文本，當時師大圖書館有日文譯本，我也把它借回家仔細讀。因為我會日文，所以這些書籍看起來比授課老師輕鬆很多，也增添很多學習的樂趣。

章老師離開師大以後，王益崖老師接著來開授地形學的課程，他是日本東京高師畢業的，我非常想跟他學習地形學，可惜當時我已經畢業了。

林：為什麼會改變學習地形學的興趣，成為氣候學的研究者呢？

陳：如果空軍通校氣象預訓班當兵時沒有遇到劉衍淮老師，那麼我的學術志向應該是地形學。劉衍淮老師當時擔任氣象預訓班主任，可能因為我在氣象預訓班的學習成績受到他的肯定，他希望我退役後在氣象預訓班當助教，但是我因為即將出國求學，而婉謝了。雖然大學期間喜歡的是地形學，但是兵役期間氣象預訓班的學習讓我更喜歡氣候學，所以到日本求學的時候就決定讀氣候學。

當時全日本只有東京教育大學大學院有氣候學講座，而講座教授福井英一郎先生是日本氣候學研究的先驅，所以我到氣候學講座時就請福井教授指導。

林：為什麼會決定到南洋大學任教？

陳：我從日本東京教育大學完成博士學位時，因為大學常選章熙林老師的課，也常跟他去考

察，或許得到他的肯定，所以他希望我到香港中文大學去任教，因為他要退休了。

就在同時新加坡南洋大學也發聘書給我，但是由於香港當時缺水，家裡的人感到憂慮也不讓我去香港，後來我就選擇到新加坡南洋大學任教。

林：根據過去求學經驗，覺得本系現有課程可以做何改進？

陳：當時史地系時期，文史的學習對地理學很有幫助，例如大氣科學中有人文思維的就是氣候學，也就是用人文的立場來探討大氣科學，所以我對不爽指數、體感溫度等非常有興趣。我的碩士論文是地形對降水分布的影響，博士論文是低層噴射氣流造成的氣候變化。日本東京教育大學大學院當時的講座非常多，而氣候學講座特別強，從助教、副教授到教授都是一時之選，就連與我合著「中國的降水與氣候」(日本大明堂出版)的吉野正敏教授(國際地理學會副會長、日本地理學會會長)當時在氣候學講座裡也只能擔任助教一職。

我認為地理系的課程不能偏頗某個領域，老師教課或學生選課都要兼顧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，研究生更是如此。野外考察是地理系課程的特色也是重點，希望每個課程都盡可能安排野外考察，加強學生田調的能力，才能把地理學的應用發揮出來。

林：本系如何協助畢業生的教學？

陳：系友是非常重要的，如果地理系跟畢業生脫離，那對地理系來說是個危機。我曾出版「台灣雲圖」及「台灣颱風路徑圖」給畢業學生在教學使用。擔任系主任時還出版系友通訊等刊物，協助系友在教學上的命題等等，這都是希望能維繫母系與畢業系友的關係。現在地理學的知識日新月異，母系不斷提供系友地理新知是必要的，如有必要更要開課來加強畢業生的教學能力。

林：對地理系學生和老師的期許？

陳：現在氣候變遷、環境惡化、災害頻傳都顯示非常需要地理人，災害案例發生的時候，地理人是不會缺席的。就像台灣發生 921 地震，很多人避之猶恐不及，日本的太田陽子教授(地形講座的學姊)反而到台灣來，請我提供災區資料給她去野外調查，就因為地理人深知對災害的研究必須貢獻心力。

畢業的系友不可以自以為能力不足，只在教書的崗位上就行。必須每個人都要在不同區域教學的同時，加強自己野外調查的能力，把田調的結果和母系分享，完成區域性的研究與教學材料。

近幾年颱風都閃過台灣而到日本，使得日本面臨數次的颱風侵襲，災情非常慘重，這跟

氣候變化是有關係的。因為氣候變化使海水高溫區域北移，導致高緯度的北太平洋海面升溫，颱風也追隨高溫海面移動而對日本造成災害。這些氣候變遷除了造成颱風侵襲，也讓冷暖流交會的魚場改變了，這些改變都會對民生經濟產生很大的影響。因此，連漁民都要學會看衛星圖尋找魚群的熱點，可見地理知識對人類生存是非常重要的。

【採訪後記】

一、大學的第一位導師、第一份工作

與陳老師的認識從大一地學通論課程開始。陳老師剛從服務十餘年的新加坡南洋大學回台灣任教，課堂上談太陽黑子、柯本氣候分類等等，覺得非常有趣，但是聽不懂，覺得這位教授好高深喔。47 歲的他對學術充滿熱情，希望有同學幫忙將新加坡成功的歷程寫下紀錄，以便給執政者參考。聽完好感動，我第一個舉手。於是大一上學期每星期三下午 1~3 點到陳老師研究室，紀錄陳老師口述新加坡成功的條件，這是我大學時代的第一份工作。

對學術相當積極的陳老師，還用課餘時間到台灣各處考察，找的是我同學陳永雄當司機，所以他兩人熟識程度比我還深。認識陳老師至今整整 40 年，沒想到這份師生情誼至今有增無減。陳老師樂於旅遊考察，對事物充滿好奇的個性，讓我們開啟一起旅遊的興趣。

陳老師不但給我在做論文和研究案方面的許多寶貴意見，還教我許多為人處事的道理，每次到我研究室一坐就是好久，讓人有如沐春風之感。陳老師也常和陳永雄聊商場上的事，提出歷經各國的經驗與觀察，他敏銳的思維常能提供長遠的建議。陳老師也教導我們的女兒如何讀書、如何選校、如何治學，提供中長期規劃的生涯建議。這位老師真的是一位十項全能的好爸爸。某天師母跟我說出我們兩對夫妻相似之處，讓我驚奇萬分，世界上怎麼有這麼巧的事，難怪我們可以成為有緣的人。

二、與陳老師不間斷的旅程

我從師大退休之後，雖說工作依然忙碌，但少去到校教書的時間確實能好好安排旅遊與考察，這樣的嗜好與陳老師完全相同。即使他已經有了年紀，但是熱愛考察的熱情不減、體力更好。就這樣我已經跟亦師亦父的陳老師一起旅遊中國幾次了，每每旅遊考察中，總能從他的解說獲益良多。

前年陳老師跟我說：世界很多地方都已經走過，踏遍萬里路的人生感到滿足，唯一的遺憾就是沒到過中國雲南的西雙版納。西雙版納年平均氣溫 18-22°C 之間，年均溫 20°C 的等溫線相當於 850m 等高線。西雙版納長夏無冬、秋春相連且為期較短，季節分配均勻、年溫差不大但日溫差較大，這和中國大部分地區迥然不同。西雙版納依據高度而有垂直分異的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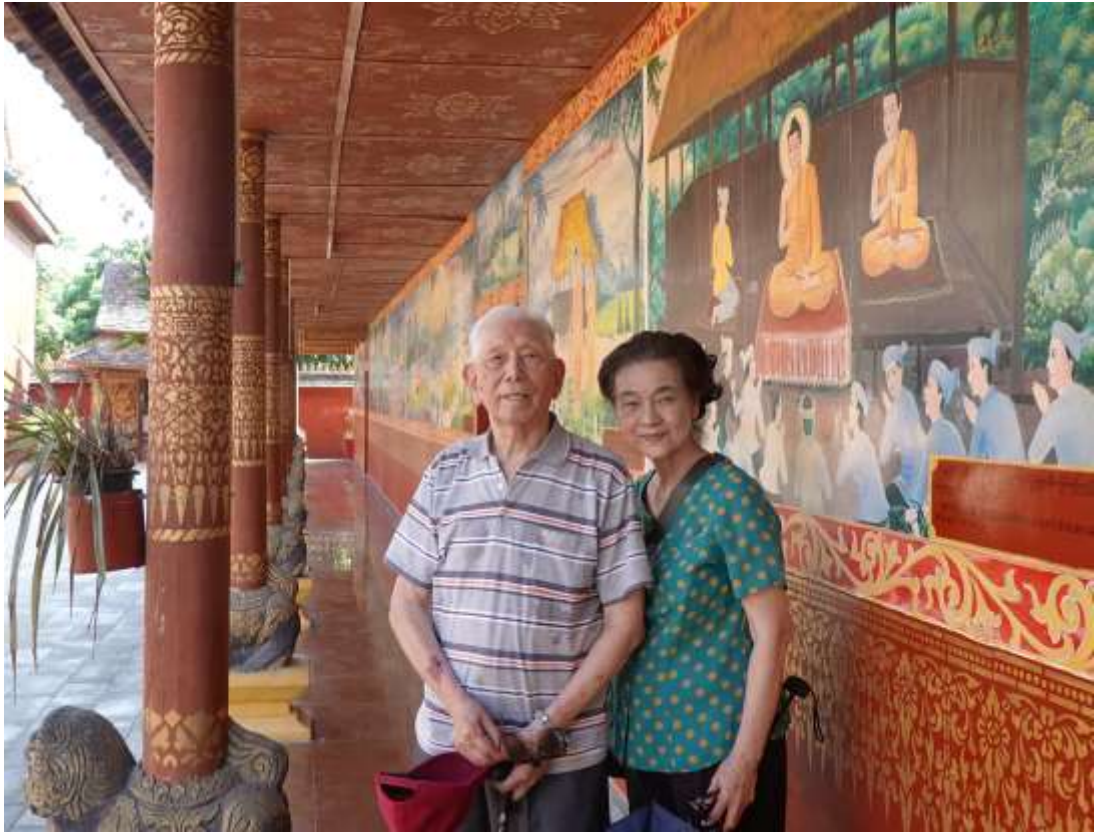
候變化，800m 以下為熱帶氣候，800-1500m 為副熱帶氣候，1500m 以上為暖溫帶氣候。這種種特殊性都是氣候學者企盼親臨體驗的。為了完成不間斷考察的心願，陳老師膝蓋定期門診、積極保健身體，師母也對老師照顧的無微不至。終於在 2019 年 10 月，高齡 89 歲的陳老師偕同師母再次跟我同遊西雙版納。

途中，陳老師雖然步伐稍緩，但精神甚是抖擻、認真觀察與提問，與我們分享見聞。對於老天爺給了我們旅遊考察的好天氣感到愉悅之餘，並闡述地理人如何選擇好的旅遊天氣是應用地理非常重要的。

陳老師從一個愛讀書的大學生到現在 90 歲了，還是維持活到老、學到老的精神，不斷求取新知。從熱帶野外考察課程，到現在不間斷的旅行，都是地理人對「讀萬卷書、行萬里路」的實踐。值得晚輩學習。



陳國彥名譽教授於昆明機場 2019/10/17



陳國彥名譽教授伉儷於傣族佛寺 2019/10/22



陳國彥名譽教授與林雪美老師於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 2019/10/18